

咏叹自如：读张燕华的画

■ 肥西 张建春

把内心的独白搬上画布如何？把诗心禅意幻化笔端如何？把空灵佛性凝为体悟如何？读张燕华的油画作品能有明确的答案。这些答案明朗干净、韵脚整齐、骨格清齐，绝无拖泥带水之冗长，更无故作高深之太息。若有案可拍，当在月明星稀时，以案为掌，猛击。初读张燕华的画，心弦拨弄，软软的感觉油然而生，诗意扑面，其美好、妙意不可言传。水是水又非水，石似石又非石，花为花又非花，那种直抵内心深处的畅意，满满的、漾漾的，直生出阵阵涟漪。

我不懂油画技法，但立于张燕华的画作前，我在怔愣中移不开脚步。画中的诗意、诗情击中了我。一汪水生情，一方石独语，一朵花着意，一抹湖隐约，一缕光逸动……取于自然，法于自然，又在自然中生变，变出流动的内韵，变出和风细雨的轻弦，变出心思脱颖的飘逸，这不就是诗吗？诗而画之，画而诗性，一方画布承载的是反复咏叹的渊藪。

张燕华应是个诗人，至少是一个诗意充盈的人。人可以不写诗，如然没有诗意，心一定是空泛的。果然，张燕华写诗，我在她画作的方阵中，发现了她诗题的书法作品。我记下了这样的诗句：天空中有一红叶/那是被风儿吹着飘落的红/她本可以飘到天上去/把自己变成一朵非红非红的霞/她本可以飘到湖面去/把自己变成金色金色的舟……可她，她飘向路面了/她像一只最美丽的红蝴蝶/飘向路面了……《红叶》诗是思辨的，充满画面感和怜悯之心。字也是厚朴的，在古意中不乏灵动。写物寓人，挥挥洒洒。

把诗的灵肉灌入笔管再泼于画布，张燕华的画作因之有了可搓揉目光和心的动力。在和张燕华的交流中，她不止一次涉及“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诗句。她喜欢这首诗，也因了怀素写起狂草来，眼里全然没有了时空宇宙，醉后舞墨更是展现世界万象的真谛。大

境相通，小意寓怀。一狂、一醉，或许反映了张燕华内心世界，狂在无我，醉在艺术，狂和醉又正是她诗性的表达。可以毫不疑虑地说：张燕华是把画当作诗来吟咏的，这诗是抒情诗，跌宕、澎湃，朦胧而不晦涩。张燕华较为得意的是小时听过父亲在月下吹箫，箫传曼妙；看过母亲走针如笔，将一帧帧苏绣演绎为传奇。也正是箫和苏绣意韵吹送，在张燕华幼小的心灵种下了诗意的种子。岁月更替，诗意的种子萌发吐绿，并一直葳蕤着伴随到如今。当然，生活并非一直诗意着，有过痛楚，有过挫折，在言及这些时，张燕华总是一言带过，用一缕淡淡的笑掩饰而过。岁月多诗意，意在品嚼中。

事业有成后，一个偶然的机，张燕华拿起了油画之笔，这已是2017年了。或许是天分使然，或许是诗心诗意的作用，画笔拿起，张燕华再也放不下了。短短几年，张燕华如是一匹黑马，泼墨写意、姿意腾挪，驰骋纵横、表里如一，用心、用情、用力，“洞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口”。再读张燕华的画，是在我建立了对她人生历程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兀自感到自己之前读她画的浅肤、表象，没能进入她画的内核。

张燕华的油画作品诗意是肯定的，可她在诗意中埋伏了佛性和禅意，这埋伏，某种程度上是她内心的独白、执意的写真。精神的干净、道德的纯粹，是她画的底色，善良和怜悯，一再在她的画笔下呈现。静于心情、乐于抵达，意念和神思，又构建了她意象的经纬。张燕华显然不是学院派，但汲取的是丰厚的艺术滋养，她的画不拘泥、无边界，如是我笔写我心的创作，是从心中流出的，与诗歌、散文一路，又和笔记体小说贴近。所以张燕华的画是要用来读的。读是大众都能读懂的读，欣赏则是小众化的。艺术被广泛接受，方为大路子。

我迷于张燕华的《重峦叠嶂》，群山隐去，云如水涌，蕴藏了太多的想像。《佛光》则是心的呼唤，谁不曾被



一束光照亮？《鸡冠花》是幸福的，那一抹笨拙的红，照亮的不仅是荒野。《黄土坡》抽象为线条，线条的缝隙里，一定生长着耐旱的作物。《莲》是清明的，花盏盛放，而她的藤蔓永久地拉扯深层的心跳。《高原》一定是心的高原，心在高空，才能看透俗世的红尘……如此等等，值得凭心悟、心听、心读。

迭加、豁达、不拘，放开来表达情感，是我读张燕华画作最深的感受，用心作画则是她最纯粹的技巧。她告诉我，一幅名为《雪景》的画作，可谓一挥而就，原因是她融入了雪景之中，她是一片雪花、一个飞檐、一座民居、一抹翅膀、一束目送，她只是将自己平移了，安放在了画布上。这是大技巧，又不是人人能为的。

天寒中，翻阅张燕华的画册，流连在一幅名为《虚空》的画页中，天高、树低、水清，倒影绰绰，游鱼归隐，纯净之美油然而生，我听到了虫鸣，听到了一匹白狐自千年前归来的足音……咏而叹之，我想作个诗人了。

唤醒春天

■ 合肥 孙叙伦

2017年4月的一天傍晚，地球上的某一点：西隐贤村，清清的溁水昔日一样静静地流淌着。河岸大堤上行走着三个陌生的年轻人，夕阳的余晖将他们的身影拉扯得硕伟恍惚，又把他们整齐地投放于鲜活的河水中。很快，当地人便知道这三个人：周华锋、张晓龙、钱涛；也知道，他们是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派来扶贫的。在以后的四年里，他们的一切都要和西隐贤村紧密相连。

1897年，远离繁华的巴黎、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生活12年之久的高更完成了他的最大最后的一幅油画，文化水准不高也无系统绘画理论可言的高更，却给自己最爱的这幅画起了一个人人皆爱的名字：“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是对艺术的发问，也是对人类生活的哲学提问。面对这样的天问，有人迷惘，有人朦胧，有人含笑，有人沉默。周华锋等三人懂局部，也不会全懂，因为没有人能全懂。对于西隐贤村人来说，一片懵懂，如听天书。

他们会说，我们贫吗？我们是上无一片瓦，下无立锥地的穷光蛋吗？我们的祖先从山东迁播于此，早已度过当年的草荒阶段。溁水泛滥，吞没村庄和良田的现象已成昨天。像邻县凤阳儿女手持柳条鼓逐户乞讨的情景也成记忆。“耕者有其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严重缺乏

就叫贫穷，那这两样我们都有呀，哪叫贫穷呀？人说中国农民最善良、最好统治，吃饱三顿饭，睡好一张床，安稳过一天，这就是他们最低生活标准和最好的人生理想。

他们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慰藉自己，又有人用黑格尔的著名哲学论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做解释，它使庸者自得其乐。而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却在其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里公开向黑格尔挑战，存在的并非合理，而合理却不一定存在。一些历史的痼疾和残留合理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它又是存在的。

伟大的马克思以政治家、经济家的独特眼光点拨道，现代化的路就是农村通往城市的路。而要在中国这个庞大物产的国度里实现现代化，“三农”则是难以逾越的太行、王屋二山。历代的仁人志士莫不关注着中国的农民，民国时期，爱国者晏阳初就指出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的“愚贫弱私”的病灶，首先发出“建设农村、改造农民”的倡议。大学者、大翻译家杨宪益更一针见血地叹道“千年古国贫愚弱”。原国务院某负责人杜润生提出要给中国农民以公民待遇。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连续发文，探讨中国的“三农”问题。一连数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直指“三农”中这最羸弱的一批人，他们才又获得了拯救、觉醒和新生。

独爱晚清诗人张维屏的《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扶贫”可谓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声新雷，它让人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弱者和发展中的弱项，让国人了解到当前的中国，富者有多富，穷者有多穷，努力在减缩贫富之间的天生和后来的差距。它让穷人起来自己去挖穷根，用“新移民”的政策来再造新的生存环境。它用国家之力和社会之力对财富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它唤醒人们：人不能靠扶着走的，只有直起身体，昂首挺胸，才能一步步走出希望，走向光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

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世界贫困史上也就留下我们的过往和精彩。

周华锋、张晓龙、钱涛是省政府参事室第一批扶贫的先锋队队员，他们在做着艰辛而又极具意义的伟大事业。他们在帮扶对象的人群里看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和生活状态，深刻地认识到思想的贫困比物质的贫困来得更残酷和严峻。他们的工作是辛劳而艰苦的。环境不再是窗明几净、四季如春的温室，田间、地头、塘边、林下、茅屋、灶边……都可以展开对话、问询。工作的对象就是西隐贤村和其有关系的事和人。工作的时间是忘我而又无法计时的。工作的核心就是扶贫。

他们的思维是独特而超常的。从追寻历史入手，西隐贤村更名为百炉镇时，正是三国曹操所辖之地，升炉起火，打造兵器，饮马长江，对月赋诗，曹孟德享受了自己的人生风光。而其后又改名隐贤镇，那是因为唐贞元年间，大贤董邵南怀才不遇，未入仕道，隐居于此，而大儒韩愈与其友善，为其写了一诗一文，故隐贤成名有名，从唐至今。唤起历史的亡灵，只是为了活着的当代人。和西隐贤村的人们一起向历史发问，这千年的水，这千年的山，这千年的迁徙史，这千年的土地，该隐去苍老的脸庞了，因为你怀抱中的儿女已绽露出欣喜的笑容。

他们的行为是聪慧而带有试验性的。没有经典，没有样板，无法参考，无从模拟，只能顺天道，遵地理，看民心。至于成功与否，那就看心力、人力和造化的运行。大到修大棚、育菌菇，栽艾草、制艾药；小到种植、施肥、保墒、灌水；近到上学、就医、穿衣、吃饭；远到造林、建桥、开发湿地。历史的这一瞬间，华锋他们成了西隐贤村的当家者、操心人。在这块不起眼的土地上，他们一直在发现着、探索着、创造者……

“扶贫”是大历史、大事业、大活动，只要有周华锋他们这一批优秀的中国人在，这大历史就会有人续写。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ETF 1月21日重磅首发

2021年以来，“大消费”延续去年的火热表现，多只龙头股创下新高。随着春节临近，消费板块有望再度添彩。在此背景下，工银瑞信基金新年重磅推出工银瑞信消费服务ETF，该基金为市场中首只跟踪中证消费服务领先指数的ETF产品于1月21日起在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方正证券等各大券商及工银瑞信直销渠道正式发行，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费率低、配置透明、一键布局优质消费服务龙头标的的利器。